

《孟东野诗集》等唐集的几首误收诗考

胡 蔚 李林容

《云笈七签》卷九六有八首诗,部分或全部地在《孟东野诗集》、《全唐诗》及《全唐诗续拾》里出现。前人论证其中七首为魏晋时《南岳魏夫人传》的降真诗,有四首乃孟郊改作。本文在此成果基础上,指出这四首诗乃属入《孟东野诗集》,非孟郊改作,《全唐诗》系误收;而《全唐诗续拾》使用陈国符先生的结论时未详辨,认为这八首诗全出自唐人项宗所作《魏夫人传》而收入,造成了新的失误。

一、学者对唐集误收《魏夫人传》中晋人诗的认识

《云笈七签》卷九六收有八首诗:《王母赠魏夫人歌一章并序》、《双礼珠弹云璈而答歌一章》、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一章并序》、《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并序》(依次是:《太极真人飞空之歌一章》、《方诸青童歌一章》、《扶桑神王歌一章》、《清虚真人歌二章》)^①。这其中有四首——《王母歌》、《方诸青童君歌》、《清虚真人歌》之一、《太极真人(安度明)歌》,又见于《孟东野诗集》卷九^②,题为《列仙文》,并被收入《全唐诗》卷三八〇;而《全唐诗续拾》卷五七认为,这八首诗“应出《南岳魏夫人传》”,该传“据陈国符先生《道藏源流考》考证,应即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之项宗《紫虚元君魏夫人内传》之节文……项宗,陈考为唐人。”因此,将之全数收入^③。那么,这些诗究竟源出何处?是唐代的作品吗?

《云笈七签》所载这几首歌诗的序文透露了一些信息:

夫人既白日升晨,在王屋山。时九微元君、龟山王母、三元夫人双礼珠、紫阳左仙石路成、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、西成真人王方平、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、桐柏真人王子乔等,并降夫人小有清虚上官绛房之中。时夫人与王君为宾主焉,设琼酥醑酒。金觞四奏,各命侍女陈曲成之韵。于是王母

①(宋)张君房:《云笈七签》,齐鲁书社,1988年版,第528-529页。

②(唐)孟郊:《孟东野诗集》,华忱之校订本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9年版,第169-170页。

③陈尚君:《全唐诗补编》(下)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1670页。

击节而歌……双礼珠弹云璈而答歌一章……（《王母赠魏夫人歌一章序》）

玉皇又命敕生入隐室，见上清元君、龟山君。于是二真乃各命侍女王延贤、于广运等弹云林琅轩之箏，侍女安德音、范四珠击昆明之筑，侍女左抱容、韩能宾吹凤鸾之箫，侍女赵运子、李庆玉拊流金之石，侍女辛白鹤、郑辟方、燕婉来、田双连等四人合歌。（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一章序》）

四真人降魏夫人静室，教神真之道，授《黄庭》等经。因设酒肴，四真吟唱。太极真人先命北寒玉女宋联消弹九气之璈；方诸青童又命东华玉女燕景珠击西盈之锺；扶桑暘谷神王又命云林玉女贾屈庭吹凤唳之箫；清虚真人又命飞玄玉女鲜于灵金拊九合玉节。于是太极真人发飞空之歌一章……方诸青童歌一章……次扶桑神王歌一章……次清虚真人歌二章……（《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序》）

不难看出，这八首诗及序显然是从一些道教降真故事中截取出来的三个片断。其中第一、三个片断的主角是同一个人——魏夫人；第二个片断的主角是敕生。

魏夫人降真故事，详见于《南岳魏夫人传》。对该传较早作研究的是陈国符先生，后来李剑国、李丰楙等先生也有过研究^①，其中李丰楙的《孟郊〈列仙文〉与道教降真诗——兼论任半塘的“戏文”说》一文见解尤为独到。该文认同陈国符所持《魏夫人传》是晋代出世的观点，但认为其作者是魏夫人同门范邈；并在任半塘将孟郊《列仙文》放回《魏夫人传》考察的重要成果基础上，推翻了其所持《列仙文》乃孟郊所作戏剧文体的观点，并通过细致比较，从内容、道教同类作品的写作习惯及同时代的诗歌风格、音韵特征等各方面确认《列仙文》乃孟郊改作魏夫人传记中的降真诗歌，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。而李丰楙的学生谢聪辉的《道教第一部女性祖师传记研究：东晋上清经派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〉的出世与辑佚》^②又将其师的研究推进了一步，指出《魏夫人传》应为杨羲所集撰，再经陶弘景整理而定稿，非范邈撰写。

根据李丰楙、谢聪辉的成果，《云笈七签》那八首诗其中七首出于《魏夫人传》，为晋杨羲所造。这一论断证据确凿，较为可信。然《孟东野集》和《全唐诗》收录这几首诗是否恰当？如依李丰楙之见，《列仙文》乃孟郊之改作，自当列为唐人之作。但是，我们通过考证发现，这一结论实不能成立。

①参见陈国符：《道藏源流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13-14页，第31-32页。李剑国：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·壙城集仙录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1074-1075页。李丰楙：《误入与谪降：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》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86年版，第189-213页。

②见谢聪辉博士论文《修真与降真：六朝道教上清经肖仙传研究》第四章，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96年6月博论版。

二、《列仙文》乃羈入《孟东野集》之作而非改作

李丰楙《孟郊〈列仙文〉与道教降真诗》一文指出：“首先要解明的是异文问题（包括用韵），其次就是辞汇与意象，然后可以尝试解说孟郊与此类仙歌的可能关系：其中包括孟郊是原作、改作，抑或羈入的情况……所以孟郊如真是《列仙文》的作者而非羈入于诗集的，他所扮演的只是改作的角色，因当时的道教文化气氛，魏夫人信仰及其传说的流传，使他兴起改作的兴趣，并标以‘列仙文’的题目。”李丰楙提出了羈入说，但并未首肯，他认定《列仙文》是孟郊改作的。然而，改作之说不合事实。理由如下：

其一，可以列入个人作品集的“改作”，都是有创新性的，即使是一字不动的集句，也从总体上具有了新意。或者从规模上进行明显的缩小或扩大，或者象糅括那样改变文体，皆属创作。但李丰楙所提到孟郊改作的唯一动机就是使之符合唐人的对仗习惯，使用语更整齐化。我们通过对比考察发现，像《列仙文》那样只改动数字，主题、内容皆无变化，只能算是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异文。与《云笈七签》本对比，《列仙文》明显晚出。试举数例（破折号前为《云笈七签》本，后为《列仙文》）。

《王母歌》：

龙裙拂霄汉——龙群拂霄上 逍遥玄津际——逍遥三絃际
南岳挺真翰——南岳挺直幹 相与乐未央——相与乐朱英

“龙裙”与下句“虎旗”都是王母的服饰与行仪^①。“玄津”指仙界玄远的渡口，与下句“万流无暂停”照应。“三絃”不可解。“真”，仙。“直”则失去道教意蕴。乐未央，快乐无尽。“朱英”不可解，疑为“未央”形近而误。

《太极真人安度明歌》：

遂造玉岭阿——遂造岭玉阿
上采日中精，下饮黄月华——上采白日精，下饮黄月华

玉岭阿，仙界琼玉作的山陵。采日中精，道教的服气法，《真诰》与《登真隐诀》皆有载。“白日精”乃传抄中为使句式整齐而臆改。

《方诸青童君歌》：

太霞扇晨晖，九气无常形——大霞霏晨晖，元气无常形
金书东华名——金书拆华名
贤安密所研，相期吻谷汧——贤女密相妍，相期洛水耕

《真诰》有七处出现“太霞”，没有“大霞”的用法。“九气”是上清派的常用术语。《黄庭内景经》“泥丸九真皆有房”注言：“天皇九魄，变成九气。”^②《大洞

①《墉城集仙录》卷一《金母元君》作“龙旌拂霄上”，似更合理。《正统道藏》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77年版，第30册第471页。

②《云笈七签》卷十一，第56页。

真经》卷四言：“太微玉清帝君祝曰：‘魂主九气，气变成神。’”^①东华，指青童君，其全称为东华大神方诸青童君。“拆华名”之“拆”不可解，为误字，但李丰楙却认为：“改成‘拆’以与‘自’字对（上句为“玄挺自嘉会”），是较符合2-1-2句型，但拆除华名则语意全变。”这种说法是牵强的。贤安，魏夫人字。眇谷，指扶桑神王，其全称为扶桑碧海眇谷神王景林真人。

《清虚真人歌》：

驾歛控清虚——并驾（四库本作歛驾）空清（四库本作青）虚

琼林既神杪，虎旂逐烟散——琼轮暨晨抄，虎骑逐烟散

解襟庸房里，神铃鸣蕤粲——解襟墉房内，神铃鸣璫粲

九絃玄中弹——九絃空中弹 释此千年叹——释此千载款（四库本作叹）

“驾歛”在道书中有许多用例。歛，倏歛，疾发；或言歛是龙名。《云笈七签》没有“歛驾”的用法。“琼林既神杪”，仙驾从琼林神树掠过。《大洞真经》卷一《大洞灭魔神慧玉清隐书》言：“飘轮万杪阶”^②。“暨晨抄”不可解。《真诰》有两处用到“蕤粲”，一处指草木，另一处指声音，正与此处同，形容鲜明醒人耳目。《云笈七签》无一处用到“璫粲”。“玄中”比之“空中”更合道家意蕴，仙乐不是在作为实体的空间中，而是在不可言说的境界中响起。“释此千年叹”正与上句“遗我积世忧”照应。“款”为“叹”字形近而误。

如是孟郊为合唐人习惯改作，也至少应做到文从字顺，而上列所举改动之处，多无法理解。而且，李丰楙已从用韵的角度指出，无论是《云笈七签》还是《列仙文》，其用韵都是魏晋时的习惯，孟郊既有意改作，何不改得尽符唐代习惯？再有，既言孟郊改作，他必对原作深有了解。道教对孟郊影响较大^③，孟郊对这几首诗中所包含的道教神仙、地名及修道的术语也很熟悉，应不会改写出不明典故的句子，更不会忽略诗中充满对魏夫人（名华存，字贤安）修道的鼓励之词：“俯研智与慧”、“顾见魏贤安，浊气伤尔和。勤研玄中思，道成更相过”、“超哉魏氏子，有心复有情。玄挺自嘉会，金书东华名。贤安密所研，相期眇谷汧”、“华存久乐道，遂致高神拟。拔徙三缘外，感会乃方始。相期阳洛宫，道成携魏子”、“灵期自有时，携袂乃俱上”。《列仙文·安度明》提到了“顾见魏贤安”，但《方诸青童君》却作“贤女密所研”，明显是编孟集者不知这四首诗出自魏夫人降真故事，而将“贤安”误作了“贤女”。《方诸青童君》还在“携我晨中生”一句后比《云笈七签》本少了“盼观七曜房，朗朗亦冥冥。超哉魏氏子，有心复有情”四句，也是对原作的不知情所致。这几首诗属于属人《孟东野诗集》的作品，并非孟郊之改作。

①《正统道藏》第1册第829页。

②《正统道藏》第1册第791页。

③可参阅谢建忠：《道教与孟郊的诗歌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92年第2期。

其二,从孟郊集的编撰来看,孟郊诗今存最早刻本是北宋时常山宋敏求搜集编缀之《孟东野诗集》十卷。万曼《唐集叙录》说:“孟郊死时,韩愈、张籍都还活着,但是没有替他把文集编辑出来,这是很奇怪的。宋代《崇文总目》仅著录《孟郊诗》五卷,显然也不是完书。常山宋敏求编辑唐集甚多,孟集也赖他的搜集编缀才成为定本。”^①

宋敏求在后序中说:“东野诗,世传汴吴镂本甲(甲,明弘治本作五)卷一百二十四篇。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。别本五卷三百四十篇。蜀人蹇浚用退之赠郊句纂《咸池集》二卷一百八十篇。自馀不为编秩,杂录之,家家自异。今总括遗逸,撷去重复,若体制不类者,得五百一十一篇,厘别乐府、感兴、咏怀、游适、居处、行役、纪赠、怀寄、酬答、送别、咏物、杂题、哀伤、联句十四种。又以赞书二系于后,合十卷。嗣有所得,当次第益诸。”^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采用的也是宋敏求本的说法。

据《唐集叙录》,宋敏求编的本子出来后,原来的诸本俱废,后来的一切孟集,都是以此为祖本。万曼在辨析了后世的种种版本后说:“总之,无论书棚本这个系统或国材本那个系统,都渊源于宋敏求本,因此对勘大略多同,仅在个别地方小有出入。”

杨军《唐人别集提要》提到《孟东野诗集》中“疑为他人作品贻入者有十二首”,不过,这十二首中没有《列仙文》。该文评价说:“这都说明孟集这一祖本在形成过程中于作品真伪之辨别未臻精细。”^③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。宋敏求编孟集前,版本就很杂,除了汴吴、周、蜀各本外,还有家家自异的诸家杂录若干,他“总括遗逸,撷去重复”的工作量是很大的,很难做到辨析精审。宋敏求也不是毕力研究孟郊,他编辑唐集甚多,精力有限,难以一一详辨。

《列仙文》乃贻入《孟东野诗集》者,题目的混乱也是一据。以《四部丛刊》所影印的明弘治己未(1499)刊本为例,四首诗只有三个诗题,依次是:《方诸青童君》、《清虚真人》、《金母飞空歌安度明》。从《方诸青童君》前又有一“右”字可见,题是在诗后,而末首诗题《安度明》却在诗前,与上一首诗题《金母飞空歌》连在一起,正见编撰时的疏误。

其三,从两种版本所出的时间来看,《云笈七签》成书早于《孟东野诗集》,张君房编《云笈七签》,在天禧三年到天圣五年间(1019—1027),宋敏求生于天禧三年,卒于元丰二年(1079)^④,《云笈七签》成书进上时,宋才八岁,故《云笈七签》中所收诗更可信。

①万曼:《唐集叙录》,中华书局,1980年版,第215页。

②《孟东野诗集》,第199页。

③《铁道师院学报》第15卷第6期,1998年12月。

④《云笈七签》序,中华书局,2003年版。《宋史》卷二九一,中华书局,1977年版。

三、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》考

前文提到的八首诗中,七首出于《魏夫人传》。剩下的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一章》所出的降真故事主角为敫生,据《云笈七签》卷一〇一《三天君列记》,敫生即三天君,姓柏成,名敫生,字芝高。据笔者考证,三天君柏成芝高是由传说中柏成子高(最早见于《庄子》与《山海经》)演化而来的道教神仙,旧题东方朔《十洲记》已出现了“三天君”的仙号^①;梁陶弘景《真灵位业图》有柏成子高之位而无三天君之仙号,可见当时上清派神谱并无三天君。《上清众经诸真圣秘》^②、《太平御览》^③等书皆有《三天君列纪》引文,因此,《三天君列纪》产生于梁代后期到唐代之间。

《云笈七签》卷九六《赞颂歌》载:“玉皇授敫生《大洞三十九章》与《登龙台歌二章》”^④,这两首诗与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一章(并序)》都是《三天君列纪》的佚文,而且,都与《真诰》关系密切。现将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》及《真诰》卷三《九月六日夕云林喻作与许侯》诗录于下,以资比较:

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》:

玉室焕东霞,紫輦浮绛晨。华台何盼目,北宴飞天元。
清静太无中,眇眇蹑景迁。吟咏大洞章,唱此三九篇。
曲寝大漠内,神王方寸间。寂室思灵晖,何事苦山林。
须臾变衰翁,回为孩中颜。

《九月六日夕云林喻作与许侯》:

控展浮紫烟,八景观派流。羽童捧琼浆,玉华饒琳腴。
相期白水涯,扬我萎蕤珠。沧房焕东霞,紫造浮绛辰。
双德秉道宗,作镇真伯蕃。八台可眇目,北看乃飞元。
清静云中视,眇眇蹑景迁。吐纳洞领秀,藏晖隐东山。

①《正统道藏》第18册,第457-458页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书考证,《十洲记》盖六朝词人或方士所依托。“而《隋志》已著录,又发辞意新异,齐梁文人亦往往引为故实”(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3年版,第21页)。

②《上清众经诸真圣秘》引《洞真疏略》载。《洞真疏略》一书,至少在元代以前就已阙佚,《道藏阙经目录》(《正统道藏》第57册)收786部阙经,即明正统刊藏时校《元藏》时所阙经目,已无此经名目。《上清众经诸真圣秘》一书,据任继愈、钟肇鹏著《道藏提要》考证,当出于玄宗以后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1年,第330页)。

③(宋)李昉等: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五九、六六八、六七七、六七八,第2943、2980、3021、3024页。《太平御览》所引为《上清经》、《上清列纪》、《大洞真经》等书。前二书即《三天君列纪》的全称《上清三天君列纪经》;《三天君列纪》已提及《大洞真经》三十九篇,故《御览》所引《大洞真经》非上清派历来所传的三十九篇本。今本《大洞真经》多佚缺与衍文,远非原经旧貌,亦无其文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④《云笈七签》,齐鲁书社,1988年版,第527页。

久安人事上,日也无虚闲。岂若易翁质,反此孩中颜。^①
显而易见,二诗中间部分与末句多有相似,:

玉室焕东霞,紫辇浮绛晨——沧房焕东霞,紫造浮绛辰;
华台何盼目,北宴飞天元——八台可眄目,北看乃飞元;
清静太无中,眇眇蹑景迁——清静云中视,眇眇蹑景迁;
须臾变衰翁,回为孩中颜——岂若易翁质,反此孩中颜。

《三天君列纪》中另两首诗也与《真诰》很有渊源^②。《登龙台歌二章》其一与《真诰》卷四紫微夫人所作诗亦多相似之处:

飏飏三霞领,徊刚七元盖——飘飘八霞岭,徘徊飞晨盖
八景入太元,飞洒九天外——紫蜺腾太空,丽眄九虚外
琼扉生景云,灵烟绝幽霭——玉箫激景云,灵烟绝幽霭
西宫咏洞玄,清唱扶桑际——高仙宴太真,清唱无涯际

《登龙台歌二章》其二与《真诰》卷四右英夫人所吟歌的相似之处:

匏河振沧茫,天津鼓万流——玄波振沧涛,洪津鼓万流
八风驾神霄,缅缅虚中游——驾景眄六虚,思与佳人游
咏洞神明唱,音为汝玄投——妙唱不我对,清音与谁投
歛生必至行,肘伏尘中趋——云中骋琼轮,何为尘中趋

由上可见,《三天君列纪》佚文与《真诰》这几首诗歌,除了多处字句一样,连韵脚字及其次序也基本相同,这绝非偶然。上文已指出,三天君是在陶弘景之后才被推为上清派的仙真的,所以《三天君列纪》中这三首诗是晚于陶的上清派道流摹仿《真诰》而作。除了形式上的套用,内容上也与《真诰》中大量降真诗一样,运用各种道教术语,宣讲上清派存思静息之法,叙写神仙出行的排场,描写法器的神奇,铺陈仙界景象的壮丽,表现遨游虚中的自在。好用“八”、“九”、“三”等数字及与颜色相关的字,如“金”、“玉”、“紫”、“碧”、“丹”等,并辅以“风”、“云”“霞”等自然景观,造成金碧辉煌的视觉冲击,让人对仙境的奇丽产生遐想。但是因为它们全是用来布道的,所以总体风格仍古朴单一。具体而言,这三首诗特别强调对《大洞真经》等经书的习诵,如“西宫咏洞玄”、“咏洞神明唱”、“吟咏大洞章,唱此三九篇”等。其内容比《真诰》略有变化:《真诰》卷三云林所作诗主张隐居山林修炼:“吐纳洞领秀,藏晖隐东山”;而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》则反对在山林修习,主张在静室中凝神返观无限的内宇宙:“曲寝大漠内,神王方寸间。寂室思灵晖,何事苦山林。”

总之,《高仙盼游洞灵之曲》是《三天君列纪》的佚文,是梁代后期到唐代之间上清派道士摹仿《真诰》而作,不应收入唐集。

作者单位:四川大学文学院

①《正统道藏》第35册第25页。

②由于非主要考察对象,本文只录其相似之处,破折号前为《登龙台歌》,后为《真诰》诗歌。

《真诰》二诗见《正统道藏》第35册第34页。